

亲仁善邻

李济通

我们在说一个人接近好人，善待左邻右舍时，会用亲仁善邻这个成语。亲仁善邻出自《左传·隐公六年》：父父谏曰：“亲仁善邻，国之宝也。君其许郑。”其实，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历史故事。

公元前717年5月11日，郑国进击陈国，大获全胜。而郑国所以伐陈，则完全是因陈侯的傲慢无理造成的，可以说陈是咎由自取、罪有应得。

原来，在郑伐陈之前，卫国公子州吁，杀了他的哥哥卫桓公，自己作了国君。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，州吁对内残酷镇压敌对势力，对外则联系有关各国，准备进攻与之有隙的郑国。此时，恰逢宋国的宋殇公即位，宋的弟弟公子冯逃亡郑国。郑国本想送公子冯回国，不料州吁弑兄夺权后，却借口此事，联合宋、陈、卫、蔡等国，进攻郑国。虽然这五国兵强马壮，曾围郑都五日，但在郑国的顽强抵抗下，最后无功而返。州吁也因此被卫人所杀。让人遗憾的是，为了睦邻友好，化敌为友，郑国曾在进攻的前一年，派人赴陈，请求与之讲和，重归于好，但被陈桓公拒绝了。大夫父父劝桓公说：“亲近仁义而和邻国和睦相处，这是立国的重要法宝。国君您应该答应郑国的请求啊！”然而陈桓公却说：“宋国、卫国才是真正的祸害，是不能招惹的。而小小的郑国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”正是他这种欺软怕硬、不辨是非、倒行逆施的错误行径，到头来落了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。《左传》作者在评论这件事时，语重心长地说：与人为善是不能丢失的，恶同样是不能任其滋长的。这就像陈桓公那样，他助长了恶而又又不思悔改，最后导致失败是不可避免的。虽然最后他想挽救，但为时已晚，也未必能办得到。正如《尚书》说的那样：“恶之易也，如火之燎于原，不可乡迩，其犹可扑灭？”意思是说，恶的蔓延，如燎原的大火，不能靠近，也不能扑灭。作者的这番言论，可以说立场鲜明，极富哲理。当然，也是因为郑国的正义行动，不仅击败了傲慢的陈国，也得到了《左传》作者的同情和褒扬。

龙潭峡

逯玉克

攀上天梯，钻出隧洞，我知道了什么叫别有洞天。三面山围着，山不甚高，却峭壁如削，形成一个天然的山水瓮城。溪水在石面、石缝间怡然流淌，无路可循时，只有悲壮成瀑。

缘溪而上，水边石头上，居然有文字，仔细辨认，却又似是而非，无法解读，这便是“石上天书”了。龙潭峡与世隔绝，天书，远比人类最早的文字还要古老，那应是上帝的“题诗”“真迹”吧。当年，倘若“仰视奎星圆曲之势，俯察鱼文鸟羽，山川指掌”的仓颉见到了这“神谕天书”，我们今天的文字可否会是另一番模样呢？

和天书一样，波纹石，也是流水、风化的妙手偶得。波纹石，那是波纹留在石头上的照片呢，还是波纹刻印在石头上的签名呢？也许，它记录着水石间一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呢。

峡谷崖壁上的岩洞石龛，也是崩塌、风化、流水溶蚀的杰作。天然洞穴中，那些半球形的石龛，形如佛龛，曲线优美，纹理可见，被称为瓮谷、洞龛，是地质学上的奇观。我们从洞口走过，虽时值夏日，犹觉冷气森森。

一段崖壁上有无数柱状凸起，层层叠叠，如同无数罗汉。据说日光照射之时，亮光闪闪，万千罗汉，栩栩如生。这便是“佛光照汉崖”。

峡谷，曲曲折折，深深浅浅，窄处幽幽暗暗，头顶明灭一线。溪水曲折蜿蜒，为溪，为潭，为瀑，孩童般与游人逗乐。水流缓缓处，我们也涉水嬉戏，尽享山水之乐。

水之乐。有一处溪水，让人好生惊奇、迷惑，怎么看都是水往高处流。这当然是一种错觉，有趣的是，它调皮地欺骗了所有的人。

峡谷尽头，一块巨石凛然陡立。它不是一座峰，就是一块巨石，却不是寻常的山石形状。厚约一米，两壁如削，棱角分明，从侧面看去，峻拔如剑，直刺苍穹，让人惊骇，这就是“绝世天碑”。

据说，天碑原有三块，天碑下面横七竖八的几块巨大山石，便是崩塌的天碑遗骸。这些遗骸，颇有几分霸王自刎的不甘与壮烈。当初，天碑的凛然矗立，其实就是一种冲动，上帝赏识这份奇崛，怜惜这份伟岸，把它定格在天地间，已然是奇迹了。而今，它已卓然挺立了12亿年，我不知还能独存多久。

天碑右侧不远处的崖壁上，百米高的五龙瀑飞泻而下，水花四溅，轰然作响。我猜想，五龙溪是天碑的情人吧，看到天碑身处险境，就不管不顾奋身跳下，呼喊着翻卷着向天碑扑去。

因不为人知，龙潭峡错过了魏晋唐宋的诗人骚客，可否有一种遗憾？被人发现，对世人是一种惊喜，而对龙潭峡，可否意味着幸运？龙潭峡似乎不需要谁为之吟诗作赋，它本身就是一部荡气回肠的史诗。岩浆奔涌喷发，它在海底巍然成为一座山；地壳抬升，它高耸成岸，傲立成峰；崩裂塌陷，它造就了峡谷，绝壁；水冲浪旋，风剥雨蚀，任时光把它雕塑成只供上帝观赏的山水画廊。12亿年了，它就在这里，淡泊悠然，做了世外的隐者，做了时光的刻度。

散文

黄河南岸，有一条被称为“黄河山水画廊”的峡谷，那就是龙潭峡。

龙潭峡是近几十年才发现的，发现时它已12亿岁了，而它所在的洛阳新安县，从置县于秦算起，也只有2200年的历史。

龙潭峡的发现是一次偶然。秦岭的余脉蜿蜒过来，龙潭峡大隐隐于市，就藏在黄河南岸万山湖畔的群山中，一待就是12亿年。

当初，武陵人发现了桃花源，再寻，不复得路。而龙潭峡，本来被一道绝壁遮掩，隔绝着，无路可通，连峡中的五龙溪也只能在这儿跌落而下，但被牧羊人识破天机后，被人凿了天梯、栈道、隧洞。从此，绝壁外的红尘络绎飘进，飘进12亿年前的旧时光。

龙潭峡的存在是一个奇迹。12亿年了，它把石头冲刷成字，它把崖壁风化成画，它把巨石削成利剑，居然没有被流沙碎石掩埋。就像敦煌鸣沙山下的月牙泉，一汪清泉，不渗不涸，千百年来，竟然没有被周围的茫茫黄沙吞噬。如果说月牙泉似有佛佑，那么龙潭峡只能说是一个天娇地宠的奇迹。

峡谷口外，一棵千年古槐傍崖而立，树冠硕大，枝叶茂密，系满了世人祈福的红布条，树根盘龙卧虬般裸露爪伏在岩石上，纵横交错。看我出神，朋友笑道，这还没进峡谷呢，谷内芳草嘉树郁郁葱葱，幽谷海棠还在那里等着咱呢。

新书架

《新俄军观察》

祝玉婷

本书对自2012年俄罗斯新一轮军事改革基本完成以来，俄军在军事战略、军事改革、装备建设、武器出口、军事行动和军事演习等方面进行了研究、分析和总结，从不同的视角，全面、深入地向读者介绍俄罗斯军事改革在这些领域取得的成果、经验和教训，并力图给出客观和公正的评价。

俄军新一轮军事改革的经验和教训，对处于推进具有中国特色新军事改革进程中的我军，极具参考和借鉴价值。

作者李大鹏，海军大校，海军自主培养的首位核能科学与工程博士，海军首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出站博士后。

周宣王二十二年(前806年)封其同父异母弟姬友于郑(今陕西华县东)，是为郑桓公，此为郑国之始。姬友是个勤政爱民的诸侯，他所至之处，民胞物与，政简刑清，颇受百姓爱戴。周幽王继位，晋升姬友为司徒。司徒掌管教化，为六卿之一。郑桓公只当了一年司徒，周朝便发生了动乱。原来周幽王宠幸褒姒，褒姒生子名叫伯服，幽王欲立伯服为太子，废黜申后及太子宜臼。弄得忠良遭戮，奸邪满朝，民怨沸腾，诸侯多叛。姬友忧心忡忡地向太史伯：“王室纷扰，天下将乱，我怎样才能保全性命？”太史伯说：“王室已显露出了衰落的端倪，戎、狄等族必将乘机崛起。王室周围小国甚多，但只有两类，不是天子的支系亲属，即是蛮、荆、戎、狄之人，这些地方均不可往。独河(黄河)、济(济水)之南可居。”姬友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那里可以居住？”太史伯说：“因为那个地方邻近虢(今河南荥阳东北，史称东虢)、郟(今河南新密东北)两国，这两国的诸侯贪财好利，百姓不附，虢国国君自恃势力强大，郟国国君自恃有山河之险，



有风来仪——郑东新区夕照 李波 摄影

文史杂谈

“寄孀与贿”与郑国的勃兴

任崇岳

对周天子有骄奢怠慢之心。如今大王是司徒，位高权重，您若以王室将要发生变乱为名，提出想在河、济之南居住，虢、郟两国国君见您是朝廷重臣，必然答应您的要求。您趁机会寄孀与贿——把妻子女及财物寄放在溱(河名，源出今河南新密，东北流与洧水合)、洧(河名，源出今河南登封，东流合洧水后称双洎河)之间，两国不敢不允。如果周王室发生变乱，虢、郟两国必然背叛天子，您可以名正言顺地奉辞伐罪，率兵平叛。灭了这两个国家，这一大片土地便可收入郑国版图了。”郑桓公听从了太史伯的建议，上书天子并得到批准，“东徙其民洛东，而虢、郟果献十邑，竟国之。”虢、郟两国国君果然大方，献出了10座城池。具体说

往雒邑(今河南洛阳)，称东周。郑武公掘突乘护送平王东迁之机，先后攻灭了虢、郟两国，在溱水、洧水之间建立了新的郑国，“京”这个地方成了郑国东迁的第一个都城，今日荥阳京城村还有城址存在。《资治通鉴·周纪一》胡三省注曰：“郑桓公始封于郟，其地属汉之京兆，后灭虢、郟而国于溱、洧之间，故曰新郑。《左传》郑庄公所谓吾先君新邑于此是也。”郑庄公所说的先君指郑武公，新邑指的是今荥阳市境内的郑国新都。《诗经·郑风·溱洧》：“溱与洧，方涣涣兮”“溱与洧，洧其清矣”，是说溱、洧二水浩浩荡荡又清澈如镜，指的就是郑武公东迁后都城的环境。传至郑文公时，又把都城迁往黄帝有熊氏居住之地，即今日河南新郑。郑国在春秋时是强国，郑武公、郑庄公曾是辅佐天子的卿士。到战国时，郑国已逐渐衰落，为秦、晋大国所欺凌。周安王二十六年(前376年)韩、赵、魏“三安分晋”，周烈王元年(前375)韩哀侯灭郑，并把都城由阳翟(今河南禹州市)迁入新郑。

清芬馥郁出瑶台，艳压群芳带露开。多情识得金风面，倩影疑似玉人来。 一 灿若云锦费剪裁，万花辞枝逐君来。从此人间多清气，莫教秋光染尘埃。 二 飞彩流霞次第开，不输枫红芦荻白。风韵清雅争奇赏，闻香雁阵亦徘徊。 三 月影移动抒情怀，金风玉露润百态。最是东篱花解语，引得陶令归去来。 四 屈子餐英风骨在，堪叹浊世护英才。一任霜凋碧树，唯留花魂诗中埋。 五

菊之魂 朱子牛 人基本一个德行，何必就在年龄问题上纠缠不休。我没觉得自己正在谈人生的第一场恋爱，但我喜欢年龄大些的男人，这让我有安全感。金正树和我见面时，我们各自会带一本字典，我们把各自擅长的母语转换成英文，基本依赖英文交流。所以，在那段时间里，我们的英语水平提高神速。金正树言行举止所表现的对电影的热衷，最能打动我。他有自己的套套电影理论，当他阐述那个理论的时候，我确定自己会因此爱上他。他把电影比喻成人和影子的关系。他说：“电影是为了从层层叠叠的假象中寻找到自己。人物、故事、行为路线和思想路线，都是对生活的模拟。摄影机启动时在摄影范围内活动的人就是我们的影子。我们通过这些摄影机前面形形色色的人来找到自己。辨别哪一个才是自己，从而找到那个遗失的自己。” 我戏谑的称他为“金老师”，他摆一摆手，表情很严肃：“那可不是我喜欢的称谓。”我不敢再提，如果我问：“我叫什么你才喜欢呢？”那就是自投罗网了。



山水(国画) 蒋英先

知味

美味萝卜缨

一心

萝卜缨儿可以入菜。别人弃之如敝屣的东西，我却珍若拱璧。

幼时，乡下的生活艰难。即便那时，萝卜从地里起出后，也没人要萝卜缨。从萝卜上砍下的秧就随意扔在田野，任其腐烂。萝卜缨与芥菜、雪里蕻非常相似。村中偶有拮据人家将其捡回，洗净，腌作小菜。腌制的萝卜缨小时候也吃过，有点苦涩刺喉，自然比不得芥菜、雪里蕻的口感。

十几年前去北京，朋友招待吃饭，桌上有一盘带缨的小红萝卜。以为萝卜缨留着只是为了红绿搭配好看，却见朋友连萝卜带缨都嚼进嘴里。虽疑惑，却也照样儿将带缨的萝卜蘸了甜面酱，送进嘴里，嚼开来，却是满口清爽。后来知道，吃萝卜缨，在京城几乎是居家小菜。

回到我居住的地方，偶想起北京的萝卜缨蘸酱，有一丝回味留恋。但本地萝卜有那种樱桃般的小红萝卜，偶见到，也是圆溜溜的没一星秧缨。

美食家有言，吃无定法，才是美食的本意。于是，就试着将本地的青白大萝卜缨入菜。在希望品尝到特别味道的同时，也享受着创意的喜悦。

将萝卜缨的老茎舍弃，留下嫩茎和心苗，洗净，在开水中浸泡几分钟捞出，切碎，拌入盐、白醋、味精、白糖和蒜、姜、辣椒末，沥上香油，一盘凉拌萝卜缨就轻松搞定。蒜、姜、辣椒末会消弭或者掩饰萝卜缨的辛辣、清热的口感，特别的味道，让我喜爱。

也尝试用腌制的萝卜缨烧肉，萝卜缨特别的辛辣味浸入先期红烧好的五花肉中，比梅菜扣肉和雪里蕻烧肉的味道更有风味。

敢于想象，是美味产生的原动力之一。在北方某地，我还曾吃过纯粹的萝卜苗。端上餐桌的一只白瓷盘上是一蓬青嫩的小苗，翠绿的苗叶上洒着一层白糖，酒家给它的起名叫原野初雪，真是诗情画意。入口品味，有着芽菜的脆嫩清新，却依然有一丝辛辣游丝般穿插于白糖的绵甜中，这种原野的气息，它牵着你的味觉游走，绵延悠长。

我们似乎被空气噤到了。

“更清楚地说，是男朋友送的。”艾子琼加上一句，如同向我们的腰间插上一刀。

哇，女生们被刀子伤到了肝或肾或心气，有喊痛的有喊酸的，恨不得马上把那个男朋友押上来就地正法。艾子琼不理睬这些，摇了摇车钥匙，换了一条紫色的纱巾，消失在四楼的长廊里。

那辆跑车把艾子琼和我们之间的距离标示了出来，跑车扬起的一缕轻烟里，我们被落在了后面。

不久，艾子琼的正式男朋友就闯入了我们的视线。在盛放的旁敲侧击之下，艾子琼承认这次是碰上了对的人。那个对的人出现在四楼窄长的通道上的时候，看门大妈竟然停下了咬黄瓜的动作，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走过她的视线，忘却了阻拦和问话。艾子琼的男朋友一步步走着，每一步都显示出分量，每一步都发出浑厚的声响。他长得那么高大，头顶差点就碰上了通道的天花板。

他叫艾子琼名字的时候，省

略了姓，直呼其名：“子琼，子琼。”艾子琼打开门迎上去，他们俩的眼神对接的时刻，世界为之一停顿。听说艾子琼高大的男朋友开了一家影视公司，也有人说他之前是做钢材生意发迹的，现时此人的公司运作得各个零件都无比润滑；两部电视剧已经开始拍，一部电影正在筹备，去年的投资不仅收回了成本，还赚了双倍的钱。除了外在的优势，高大男朋友还是用情猛烈舍得花钱本死命搞浪漫的人，至今在女人问题上没有失过手。究竟他和艾子琼的恋爱故事是如何开始的，没有人能够猜到艾子琼的铁嘴钢牙里挖出半丝内容来。她是个吝啬的人，绝不拿自己的故事娱乐别人。

同学们不得不羡慕艾子琼的好运气，好像她的人生在二十岁就达到了高潮。郑典受不了艾子琼的夜晚窃语。每到深夜，艾子琼就躲到门口去打午夜热线。她甚至为此准备了一个小板凳，虚掩上房门，从怀里掏出时兴的大哥大，大哥大也是高大男朋友送的礼物。电话一打就是一个两个

小时，好像那些哼哼唧唧的话怎么都不够表达内心此刻饱满的感情，就算不说什么，有时候是长长的沉默，但是只要知道对方在电话旁边，就像是陪在自己身旁一样。有一次，郑典早晨起床，拉开门，竟然看见艾子琼坐在门口的矮凳上睡着了，大哥大还握在她的手里。郑典将她推醒，有点粗暴地对她说：“苦什么呢，每晚唠叨个没完，吵死人了。拜托你去他家睡吧。”

艾子琼不理睬郑典，她有她的一套做人方针。盛放说，艾子琼坚决不肯向高大男朋友低头，她抵制婚前偷吃禁果。高大男朋友的荷尔蒙一直居高不下，热煎慢熬之下，对她的爱意更加的热烈。深谙情事的郑典觉得可笑，一针见血地给这类恋情断然把脉：“能挺多久呢？双方能挺多久呢？谁也斗不过时间。”

直到艾子琼成为高大男朋友投资的那部电影的女主角，艾子琼才抛开了大哥大，停止了午夜电话长聊。郑典也不敢再给艾子琼把脉了，因为艾子琼的深不可测已经超越了她的能力范围。

连载



郁雯 著

我照例每晚会给家里打电话，这一天却改成了下午。之所以会是下午，是因为有一幕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场景出现在白日里。

我已经有好些天没见到叶路凡了。我穿过校园，侧目看着操场上打篮球的男学生。此时，叶路凡冲着我走过来，脚步轻微

地凝滞，好像脚下的路踩得不够踏实似的。我终于看见了他，我笑容满面地面对他，他却显得冷淡，我马上意识到他身旁的那个人是他冷淡的缘故。确实如此，他的身旁竟然有一女子。那个女子看我的表情和叶路凡一样显得冷淡。我一时有点慌神，很快我认为冷淡的根源不应该源自我，就故作轻松地跟叶路凡打了个很有点距离感的、礼节性的招呼，快速和他们擦肩而过。

与叶路凡擦肩而过以后，我来到了留学生楼的一楼打长途电话。前面有一人正捧着电话，我在后面等待着。前面的那个人打完电话后，回身看了我一眼，我没有看清楚他，就跟上拿起了电话。我对自我的存在产生了怀疑，对表演产生了怀疑，我不清楚我的专业将带我去何方。我的眼眸在怀疑的深处转为深紫色，恰恰是在这一刻，一个男人在后面叫我——这个男人就是在我之前打电话的那位。

“你好，我可以认识你吗？”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。结结巴巴的，中文不流利。

他是韩国人，来电影学院不久，学习电影的制作。他的年龄已经不小了，看上去有三十五岁左右，他的面容有一种随性的韵律，笔直的鼻梁和深陷的眼眸搭配得颇为紧张，干裂的嘴唇有秋风扫落叶的萧瑟。我的敏感让我的判断很快抵达，我认为他是一个偏向于神经质的人，但他彬彬有礼的气质表露出他是一个尽可能不使自己失控的人。他细腻地看着我，我只能在此时用“细腻”这个词。他一寸一寸地在我的脸上逗留，我在他的眼里像一种独特的存在，我受到了格外的重视。

我深紫色的眼眸转为正常，像是获得了一份意外的庇护。我们在小桥上并肩站了很久，交谈了很少的几句，但他不时用细腻的眼神看着我。

他的名字叫金正树。之后，他隔三岔五地约我见面，有时他在食堂里买好饭菜，给我送到宿舍。卢奇玮对这个老男人的态度很不屑，她认为三十岁朝上的男人对一个年轻女孩殷勤，总觉得不正经。顾青反对卢奇玮的看法，她觉得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全世界男